

南華真經注

二



大宗師

真人行

天雀作失

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富其所宗而
自者无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
所為者皆

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
物與眾立同任之而无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
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

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生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
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

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
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

相无也一物不具則生者无由得王一理不至則天年无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雖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天之天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未能无可无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

生者則過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无定也

庸詎知

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且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何謂真

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眾

不雄成

不恃其成

假更百反

而更物先

不慕士

縱心直前而羣士目合非謀慕以致之

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

直自全當而无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

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

逃熱也无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无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无意

其

覺无憂

當所遇而安也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深真

人之息以踵

乃在根本中來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嗑言若哇

氣不平暢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

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无欲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

嗑益又音厄

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脩然而

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不忘其所

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

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无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

其心志所居而安為志其容寂雖行而无傷於靜其頽頽頽大朴之貌

淒然似秋殺物非為威也煖然似春生物非吾仁也喜怒通

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温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温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无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无物不且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

頽去軌反又苦對反
煖音暄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燠焉若陽春。

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無

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

天時，非賢

也。

時之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不能一是，非之塗而

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災。

行名失己，非士也。

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

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

崔 千罪反
溜 勅六反

誓 五羔反

愧 立本反

不朋

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冲虛无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无不上若不足而不

承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常遊於獨而非固守

張乎其虛

而不華也

曠然无懷乃至於實

邴邴乎其似喜乎

至人无喜暢然和適

故似喜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溜乎進我

色也

不以物傷已也

與乎止我德也

无所趨也

厲乎其似

世乎

至人无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誓乎其未可制也

高放而自得

連

乎其似好閉也

縣邈深遠莫見其門

愧乎忘其言也

不識不知

而天機自發故愧然也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禮者世之所以自行

耳非我制

以知為時

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以

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以禮為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故无不行

以知為時

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也曠然无情羣知之府也承百

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

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凡此皆自彼而成成

之不在已則雖與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滴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挽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常无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无二也

其

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

不其一與天為徒

无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

徒

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
勝故曠然无不一具然无不在而立同彼我也
死生命也其有

夜旦之常天也
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

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

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

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

之從也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而況其真乎
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

相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與其譽堯堯而非

不遷化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

化為一曠然无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

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

死與生皆命也无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謂之固矣

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无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无係

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

知也

夫无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无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

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辭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

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

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无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遞也无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遞是恒物之大情

也无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无不真與化无不一故无外无内无死无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遞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无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

樂邪餘物无其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夫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

无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遞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无極亦與之无極誰得遞之哉夫於生為亡而

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酋效

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内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又况萬物之

得妙道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天道有情有信无為无

形有无情之情故无為也 有常无之信故无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

明无不待有而无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无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

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在太極

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

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為无高在深為无深在久為无久在老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且上下无不格老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内无

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无者不可謂老也

狝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道无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

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

崔本列星下又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不能名者也。凡李去矣。當作其

才道相得
偽由

參三

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
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

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

聞道則任其自
生故氣色全也

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

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无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

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亦

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

下

外猶
遺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

能外物

物者朝夕所
須切已難忘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也都遺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帶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

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无古今與獨俱往无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无係无惡然後能无死无生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无不將

也任其自將故无不將无不迎也任其自迎故无不迎无不毀也任其自毀故无不毀

无不成也任其自成故无不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宜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櫻

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繫而獨不繫則敗矣故繫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南伯

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

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於烏

死生友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者所以名无而

非玄冥聞之參寥

夫階名以至无者必得无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

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无之名

九重而後疑无是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

語曰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

句俱搖反又古侯反

踳躩 步田反下悉田反

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亂也。其心間而无事。

不以為患踳躩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无嗟也。物嗟耳。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

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且夫得者

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

相忘反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

无所不解不解則无所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天不能无晝夜我安能无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

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

无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无為怛之也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

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

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

死為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

理常俱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為鑄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

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

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

相忘友

已之无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无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

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

夫體天地真變化者

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无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三

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无愛為於其間也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撓而小挑反徒了

无極

无所不任

相忘以生无所終窮

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无所

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无愛念之近情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

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張作侍

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人哭亦哭

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

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

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

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冥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无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

謂至理之无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惜若直就稱仲左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内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内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

一氣皆真之故无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

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

與之俱往則无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

變化无方皆異物也无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而真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立同

疣尤

疣胡亂反

倪崖

憤也
內反亂

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无為之業
所謂无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
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方之依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曰丘天

之戮民也
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

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雖然吾與汝

共之
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問所以遊

外而共內之意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

無情死

无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

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

子貢曰敢問畸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

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夫與内冥

者游於外也獨能遊外以真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故曰天之小

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以自然言

之則人无卜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

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

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

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

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唯簡之而不得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夫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

已簡而不得故无不安无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

知就後

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不違化也

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

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无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无以明覺之非夢也苟无以明覺之非夢則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

未知所在當其所遇无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

以變化為

崔李乃作惡

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有旦宅而无情死

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

為死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

夫常覺者无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矣未始失吾吾何憂哉无逆故人哭亦哭无憂故哭而不哀

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

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且汝夢為

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言无往而不自得也

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

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无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无時而足惜也

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

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有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

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安於推移

游道成

軹之是反

恣七音反 睢許維反

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意而子見許

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

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无係之塗也

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

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耳故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

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目爾耳

亦无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覆載

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

已遊於不為而師於无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仲尼曰

鑿子方反碎也

坐忘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立達。

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仲尼曰：

同則无好也。

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无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推極委命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

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此二人相為於无相為者也
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

理而自爾非相
為而後往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

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

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嫌其有情所
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

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
无為之者也

莊子内篇應帝王第七

郭象注

夫无心而任
乎自化者應

應帝王

趨七佳反

不言之教
倪五片反

為帝
三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

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

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无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无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有虞

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无非人之境矣。故无得失

无可，无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

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真，任其自得，故无偽。而未始

無為之治

張本有度民
二字

入於非人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肩吾見狂接輿狂

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

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无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

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

不為其所不能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而曾二蟲之无知

言汝曹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

自然之化

不待
教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

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
太初止於玄冥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任人之
自為

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

擴苦廣
垠力黨
反反

有之鄉以處擴垠之野

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
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无狹

帛藝又魚
例反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言皆
放之

自得之場則不
治而自治也

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任其性而无所
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
性而止

順物自然而无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
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聖人無名

易亦又以致反

榮來又音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物徹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

休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
得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

田獲狙之便執榮之狗來藉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
身非涉虛以御乎无方也陽子居蹇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若无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
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為而澤

任天下天下皆得自
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
物性故人人皆

云我自爾而莫
知恃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
不舉以為己名故物

聖人無意

聖人無常心

皆自以為得而喜

立乎不測

居變化之塗日新而无方

而遊於无有者

也

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迁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鄭有神巫曰季咸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

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

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謂季咸之

至又過於夫子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

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

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元其一

嘗試與來以予

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

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

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

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

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外降而以世為量

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无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

見其杜權矣

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

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立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而機

發於踵

常在極上起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彼彼乃

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曷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立同萬方故勝

負莫得措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關天者莫見其涯故

似不齊鯢栢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

齊 側皆反

司馬云審當為蟠聚也崔作潘云回流所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

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相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兀

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

雖變化无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委蛇

无心而隨

物化不知其誰何

汎然无所係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措其目自失

而走此明應帝王者无方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弟音類文回反

張有本然字

寄託

開兌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

事无與親唯所遇耳彫琢復朴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

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

无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无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无為

事任付物使各自任无為知主无心則物各自主其也體盡无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无窮而遊无朕任物故无迹盡其所受乎

天足則止也而无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虚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

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无情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无勞神之累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

儵叔

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爲者
敗之

南華真經卷第三

三軍不食... 南華真經卷第三... 夫為謀者... 以是然... 本嘗為... 一日... 而... 人皆... 士... 以... 會... 息... 此... 天... 戰... 求... 奇... 之... 甚... 善... 動... 與... 息... 若... 戰... 之... 帝... 為... 戰... 之... 動... 與... 息... 若... 戰... 之...



駢拇

養正性命

南華真經卷第四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郭象注

此篇非聖人之所
謂仁義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
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

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
去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
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
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多方乎仁

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

正也

夫與物具者无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
耳未能與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

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隆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
多无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

不亦
妄乎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

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

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

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

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无多而異方俱全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

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

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

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

累有彼
反
危安
反

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

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策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

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與言无

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

夫駢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構枕之口而

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

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枝者不為跂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

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是故鳧脛

跂其知反

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

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

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續而任之則无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

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羣品

萬殊无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无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

而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為仁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聽養貴富

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无可尚之迹則故意仁義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彼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罽罽也

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罽罽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且夫待鈎

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

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故古今不二

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而得

往連連假物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祇足以夫小惑

易方大惑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何以

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无傷者非為仁也而仁

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无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

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

撓天下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无易之情而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塞 恣代反

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无為之迹无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

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

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

身殉天下

夫鷄居而穀食鳥行而无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真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槃夷禿

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无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无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

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

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
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天
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
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
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
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
甚而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

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屬其性乎五聲雖

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

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

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

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

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

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

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无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郭象注此篇併非仁義禮樂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身而足雖

馬蹄

智慧生偽

莊子之意以自

然者為道極端

飾者去仁義所

謂老子之所謂道

德去仁與義言

之也

義許宜反

江南本作絡

有義臺路寢无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鞿而惡乘但无羨於榮華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

之以羈馬中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正之

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

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无為之風

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生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

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

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

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鷲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

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

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一而不黨。命曰天

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此自足於內，无所求及之貌。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

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

无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與物无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

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无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无煩乎知欲也及

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斲足斲是為仁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

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

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犧 先河反

躄 反直氏 跂 反丘氏
澶 徒旦反 摘 直歷反
斲 步結反 斲 是悉結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夫加之

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

踉大計反

介介反倪五佳反

驚驚救二反

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

乎迹之可尚也

胠篋

絕聖棄智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此篇非聖人之知聖之知之類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

必攝緘滕固扃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

恐緘滕扃鐻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揭其謁反

張本聖人並作
聖凡十一處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

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

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

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盜

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

肥
勅紙反

之不盜其聖法乃
无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

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聖
法唯

人所用未足以
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

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

逢斬比干剖萇弘肥子胥靡故四子之

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
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无聖法

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
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

山陰縣志

張本聖人全傳
聖德十一題

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

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

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湏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尤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辰月

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

培晉反

大盜起

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

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无貴賤事无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拊擊

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

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

在嚴刑此之謂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

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无故矣

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為之斗

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
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

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

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

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

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之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乎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

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此重利盜跖而使

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

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

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

執而用曰器。

非所以明天下也。

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故絕聖

擿持赤反義與擿同

棄知，大盜乃止。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擿玉毀珠，小盜

不起。

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除矯詐之所賴者，則

无以行其姦巧。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殫殘

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无所矯，則內全我朴而不自

失之害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

攬呂係反又力結反

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

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雜曠有耳目

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鈎繩，而

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蝥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

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攬也。削曾史之行，鉗揚墨

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矣。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籬、朱者，皆外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

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无用也。若夫法之

不過於所見，故眾目无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无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无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无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无不當安。

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无時。

矣慊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无求之至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

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无道則

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

罟罾笥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

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无妙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

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粟之蟲肖翹之

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肖 粟耳轉反 肖

悞 徒暫反
嗔 之閔反

在宥

巡無為之事

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攝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

佞。釋夫恬悞無為而悅夫嗔嗔之音。嗔

嗔已亂天下矣。

嗔嗔以己誨人也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郭象注

此篇併非莊子義禮樂和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

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

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淫

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

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

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

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

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於是乎天

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故天下

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

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

情哉志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

迹故凶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重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

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

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

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

儻 倉

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當理无愆，悅之則致淫，悖之患。

矣相助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

存亡无所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天下將不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齷卷儻囊而亂天

下也。

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齷卷儻囊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

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非直由寄而過去也。

乃珍貴之如此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无為者非拱默之謂。

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遺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故君

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聰明 解擢則傷也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默語常无其心而付之自然 神

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從容无為而萬物炊

累焉 若遊塵之自動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任其自然而已 崔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

聃曰汝慎无撓人心 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

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上下囚殺 无所排進乃安全耳 淖約柔

炊昌 反 睡
累劣 反 偽
聖人虛心

淖昌 略反

劇居衛反

債粉問反

肢畔末反

乎剛彊

言能薄約則剛彊者柔矣

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其疾俛

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風俗之所動也

其居也

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債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

之則跛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

心

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

堯舜於

是乎股无胼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

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

施以智反

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

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

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宜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

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至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

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

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无涯而

好之故无以供其求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

決焉。彫琢性命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攬人心

脊音籍在亦反

鉞斤

甚苦巖反

桁戶剛反

接如字之音
接反
楫習日

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

无患矣斯迹也遂攬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

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无愧而

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无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楫也仁義

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桁楊以接楫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

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楫之為哉焉

嚙許交反

清淨民正

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

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去其所

以櫻也黃帝

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

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

欲問者物之質也

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而所欲官者

物之殘也

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

論
治又附
必事

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
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
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
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來吾語汝至道。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也。
皆了无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
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己生乎？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

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聞靜而不天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

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汝内

全其真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知為敗知无崖故敗我為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

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

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

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能及物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无為民化

天矣天无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无

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

以為極

徒見其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无窮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為土

失无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土无心者也生於无心故當反守无心而

獨往也

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

與化俱也

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任也

當我緡乎

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无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

倘尺掌反又吐郎吐黨
反

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

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而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執掌

以觀无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

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

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

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

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

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皆坐而受害也噫！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

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主母哉。言治人之過深

溱戶頂反
溱之頂反

僂僂乎歸矣

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
隕然通放故遣使歸

雲將曰吾遇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
養心者其唯不

乎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

爾聰明倫與物忘

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
付自然則无為而自化矣

大同乎

溱溱

與物
无际

解心釋神莫然无魂

坐忘
任獨

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而復
乃真復也渾

渾沌沌終身不離

渾沌无知而任其自復
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若彼知

之乃是離之

知而復之
與復乖矣

无問其名无闕其情

物故自生

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知而不默
常有矣也

再拜

持勝任道

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

心欲出羣
為眾攜也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

哉

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

主

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

眾技多故因眾則寧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

而欲為人之國者，比攬

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

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

此以人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而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

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

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不能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

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

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

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眾立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

持後處先

撓而少反

道无不為

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而欲養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天人之教

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

影響之隨形聲耳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為

天下配

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處乎无響

寂以待物

行乎无方

隨物轉化

挈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无為之至也

以遊

无端

與化俱故无端

出入无旁

立同无表

與日无始

與日新俱故无始也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天地无異

大同而无己

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无己惡乎得有有

天下之難无者己也己既无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覩

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

覩无者天地之友

覩无則任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

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

為但當因任耳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

事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

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

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

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非道

況不一哉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故聖

人觀於天而不助

順其自為而已

成於德而不累

自然與高會也

出於道而不謀

不謀而一所以為易

會於仁而不

道注

終歸於

樂知

仁義禮

又扶起

恃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

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无所辭讓齊於

法而不亂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

而不可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无自

而可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

有天道有人道无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

萬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主

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且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

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无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

而自得則君道逸且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不可不察也

不察則君目之位亂矣

南華真經卷第四

不然然

不然而然

不虛然

而不

不然而然

不即然

因然

因然而然

因香莫

哉而不

哉而不

卦然

卦然

言

對然

齊然

判

萬然

判

熱然